

鎮海縣志

五

鎮海縣志卷十

學校

縣有頽宮擬古侯國設官司教規制明備邑自沈
端憲倡道海濱人文蔚起庠聲序音鏘洋溢耳彬
彬乎擬迹鄒魯焉

皇朝增廣生員作新文治士之漸染教澤者尙其互
相孟晉以無負育材之盛意哉

學宮在縣東北隅

嘉靖志

宋雍熙二年主簿李齊始建

先聖殿於縣東二十步至道元年令馮璉增修崇甯中詔
天下行三舍法因增廣學宮建炎四年燬於兵紹興八年

令章汝翼改建於縣東北半里案乾隆志云卽今所慶元元年令韓

承德重建大成殿歷三令始備講堂曰明倫久亦圯嘉泰

四年令商逸卿撒新之邑人胡大任黃君中益地以拓學

區嘉定四年令崔端學乃創立四齋曰育英曰養賢曰升

俊曰達材米有廩祭有庫疊石爲泮水橋設重門於橋之

外戟門內新列兩廡八年攝守程覃捐緡錢四百委主簿

攝縣事戴栩於明倫堂之前護以儀門後立直舍三間闢

小學齋曰求益案至正志云作二齋曰會文求益環泮水之岸皆甃之寶慶

志紹定四年令陳纘淳祐十年令范世昌相繼易民廬以

拓舊址嘉靖府志

胡剛中重修學記四明人物之淵藪自公卿至大夫日益盛則業於士者宜尤盛士所以爲公卿大夫之階

也而士必階於學學必有主之者焉定海地稍偏而不
當以偏故學不講余記童時從師於學冠則與友遂課
試於學末第之政粗舉而其宮則甚隘余心憫焉去之遊
上庠叨末第旋如韓令永德創殿商令逸卿崇堂崔令
也三十餘年間如韓令永德創殿商令逸卿崇堂崔令
端學闢廡與門俱各奠傑久則圯蠹繼之矣今令陳君
繼以其字民餘力留情造士迺大修學凡梁楹之敝損
者咸櫛治之葺簷之闕漏者咸鱗比之自塗墁至丹雘
咸次第鮮明之舊觀既新而新績且多於舊學前並民
屋局於地則買地使局者舒後依山斷於河則塞河使
斷者續四齋之外更立武齋齋之叢是十數條皆倣見出
爲餼廩而門之外復爲臺門叢是十數條皆倣見出意
表士旣駭所未有物亦效異池有雙蓮植焉君所以崇
學之驗章章矣余濫紆朝紱鄉之有雙蓮植焉君所以崇
甚聳歎泊告暫歸里所見副所聞朋儕謂子舊遊請述
其事嗟夫以余業於學之蚤去於學之久而又忽見其
學之成且備也能無述乎夫士固所以爲公卿大夫之
階也而學固所以爲士之階也故爲公卿大夫者必以
學爲公卿大夫之後者必習於學君慶元名輔之孫習
於學者也邑之士能知學則其階於公卿大夫也孰禦
特所以爲學之階者又當熟講耳他日余再歸里不惟
見學之成且備又士之成材亦備則公卿大夫之盛繼

自今當益彬彬焉君質敏且和為政不擾以治其
本末邑人能盡言之而余不能盡書也紹定四年

咸淳間令鄭從龍復脩

嘉靖志

元延祐五年令李愍脩葺築杏壇於泮池西

陳志

劉仁本記定之為邑帶江濱海土斥田薄家以魚販
為業俗號醢厚民之秀者莫不趨學放齋曹先生端憲
沈先生詩書禮樂之訓實倡之流風流韻至於今未泯
也學在縣東北半里宋紹興間令章汝翼改建焉嘉泰
間令商逸卿又新之撥官產以裨學覈舊租以養士則
令趙秘夫之功也厥後脩弊補廢皆賢令相繼輸力門
宇靚深規模宏遠甲諸校久矣混一以來屢圯屢作未
暇悉舉延祐丙辰令尹李愍始至伏謁俯仰四顧禮殿
傾頽廊廡撓腐杏壇未築祭品未備慨然興歎乃竭力
而營之塗堊丹雘燦然一新升降勸酬舉無闕典而士
不告病民不知役夫學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而必
為之宮以祀先聖先師者示民不忘本也巍乎具瞻陋
則弗稱知所先務令尹有焉士遊其間得以學周孔之
學則必無忘令尹作新之功則必無忘周孔之學則必無
忘曹沈二先生表倡之力知二先生表倡之力則亦無
忘周孔之學而已令尹真定人蒞官嚴明尤於學校加

意焉

至正中令汪汝懋置光霽亭於泮池東又於杏壇西建文

昌祠

陳志橐 陳景沛曰案嘉靖府志謂延祐中令李懋至正中令汪汝懋相繼脩葺考劉記專屬李令不得

以後二十年之汪令並言且汪令傳中祇言置亭未及脩葺故訂正之

明洪武初詔郡縣開學知縣杜彬更脩永樂十四年圯明

年知縣張潼漸加經營正統間知縣戴鐘建大成殿脩明

倫堂天順間知縣賀懋徙學門於櫺星門東成化初縣丞

王愉建膳堂於明倫堂東六年副使朱紳張勇重創殿堂

東西兩廡劉紆爲之記

案記載金石

宏治初提學副使鄭紀於

學左闢地爲射圃七年巡海副使文貴命知縣李廷儀建

饌堂增脩號舍及東西坊門歲久傾圯巡海副使李昆提

督都指揮秦玉重脩嘉靖二年知縣鄭餘慶復脩

嘉靖府志

謝遷記

正德庚辰都御史高密李公昆左遷浙江按

察副使領巡視海道

之命駐節定海首詣學謁廟目擊

圯敝慨然以脩復為己任

適邏吏獲海艘非式者若干

足充其費遂定議於巡視

都御史許公庭光巡按御史

唐公鳳儀僉曰宜迺以厥

成責之知縣鄭君餘慶始事

於是歲之夏六月訖工於

辛巳之冬十二月像設嚴整

規模宏邃自殿廡祠宇以

及齋堂號舍庖湑之類罔不

改觀螯石凡若干所繚垣

凡若干尺闢地凡若干丈增

屋凡若干楹財不告匱民

忘其勞是雖鄭君經營之功

大都出李指授也考之縣

志定海有學自宋雍熙始中

間興廢屢矣至我朝成化

間憲副朱公紳嘗一新之迄

今五十餘年而脩舉盛美

迺於更化之會見焉不亦有

數存乎其間耶鄭公重念

李公之績不可泯乃託吾姚

鄉進士毛君復懇以記請

遷何敢以難為言辭哉惟定

海為萬水之會東望滄溟

浩淼無際潮汐之往來日月

之吐吞魚龍之出沒一舉

睫而俱見實大觀之區也昔

我夫子亟稱於水豈徒取其

周流無滯而已哉蓋道之

所寓觸目會心白不容已

川上之歎可想見也茲宮牆

載新聖靈斯安亟稱而歎

之意宜必有無間於存亡者

乎然則遊聖人之門者當

何如必探無窮之道體事有

本之學術充朝宗之念致迴瀾之力庶幾其無愧乎斯
固鄭侯作新之意也是役也縣丞胡良主簿吳恭典史
趙大和教諭李儒訓導劉綬李泰生員沃
如信薛俊周南皆與有勞者因得以附書

十六年知縣王文貢大加修葺擴明倫堂址增建號舍四

十餘間三十三年知縣宋繼祖重脩移儀門前十步學南

創建龍門牌坊雍正府志

王交記夫子之道窮天地惟一人歷萬世如一日今
有郡縣卽有廟祀而登民俊以爲學其中凡長民者之
所以治所以教罔敢勿惓惓焉務先乎此至其士氣之
低昂通塞則咸於其規建之制監之匪特報之宜崇蓋
道固不可隘爾也定邑夫子廟肇建紹興其北亘梓山
之址南鑑古濠之源阻山帶江海門日浸之壯無能改
於其舊自正德辛巳視海憲副李公昆旣修之後且復
三十餘年矣蜀漢宋公繼祖蒞治來銳意學校文旅
射諸士子向進者彬彬可觀顧覽楹宇獨勿稱崇祀之
義設屏門外尤若蔽翳然遂更營而式廓之乙卯季夏
告竣事則宮牆內外無不煥新且飭南徒戟門若干武
增廟道若干丈廣若干尺而兩廡諸賢之有墀名宦鄉

學校

四

賢祠之內附皆出剗始已乃撤其屏洞然爲門騰蛟起鳳之門夾侍左右於是泮池之南而櫺星又南而街以距於河聖靈嚮明之瞻誠今日面勢之宏偉也吉日戊子將升士之俊者於鄉敬拜告廟扁其門曰龍門俎豆衣冠振奮氣倍觀者嘖嘖相與歎曰龍德聖修從入之地曠然示人昭矣於戲當時稱能仕者砥礪志勝爲人道微務以避營役苟因循爲得故往者有事於茲廟學率假諸憲臣之重而令皆仰成服勤而已惟公身任之不辭雖亟焉經武弗妨教化之務固其有見有爲之異乎人者哉春秋重民力雖時且義亦書學博曾君希說李君鏐蔡君鍾和謀之諸生陳楷劉時益林淮謝諫及予友汪宋輩伐石徵詞表樹乎堂之上義茲役也公治定甫期脩舉畢集然後均田理水之議興焉時有歌之者曰孰爲明朝陽斯升孰爲澄海波斯平侯之來龍門其開侯之功

學宮其隆

四十一年秋大風損學宮知縣何愈重脩學南築屏牆二

十餘丈移鄉賢名宦於敬一亭左右列課貢題名二碑

雍正

府志

張時徹脩學記 定海令何君愈之始至也謁告先師
課諸生誦說先王已乃達觀於學宮諸生進曰斯不已
陋乎奈何乎居業矣何君曰蓋聞之陋以人而惟學宮之
諸君不自陋而以人而不陋以地諸君不陋乎或曰其地
蓋開之陋也則翼贊經綸藻潤鴻業不陋而惟地之陋乎
以其絲綸密勿化淑鳥程不有若應僚氏兄弟其南其如
平冠冕甲第聯芳不有若孫枝氏父子其平首弁賢儒
林清朝著節不有若張信其日人乎龍鵞鳳翥四域文明
科下稱奇焉又況溟渤縈洄日月吞吐萬疊青峯凌空
翔舞固奧宵之都而神靈之宅也我曾是以爲陋乎乃若
學宮之不飭也斯有司之責也我其圖焉乃庀材鳩工
卜日而歲事蠹起之翼如也直之崩者飭之黠者飾之
鬻者齊之圯者起之翼如也直之崩者飭之黠者飾之
其宮風氣之不鍾也則去學舍南二十設屏二十丈射
有奇謂儀觀之不飭也則脩綽楔者三曰龍門高躍曰
解元曰狀元爲張信作也則脩綽楔者三曰龍門高躍曰
兩廡於制未協也則改作於敬一亭之左右謂選舉不
可無紀也則立科貢兩碑於明倫堂自爲之記於是諸
生樂康絃誦奮起教諭吳經訓導毛九思王頤乃率諸
生樂亮山俞應科江汝柎謝諫薛一乾輩旅謁予庭請
記麗牲之碑余曰諸生謂何君之意將脩其學宮而已

也抑亦望諸生之自脩也今而知學宮之有堂奧也亦知學宮之有
知吾身之有楹棟乎知學宮之有階祀也亦知吾身之有門戶乎
有堂奧乎有知學宮之有門戶也亦知吾身之有垣牆乎有知學
知學宮之有門戶也亦知吾身之有垣牆乎有知學宮之有門戶也
有垣牆也亦知吾身之有月廡乎是故志道據德強立不反則吾
身之楹棟脩矣蓄養宏邃居安資深則吾身之階祀脩矣履仁蹈義
矣禮義威儀秩秩有序則吾身之屏斥外邪如捍巨寇則
出斯入斯則吾身之門戶脩矣屏斥外邪如捍巨寇則
吾身之垣牆脩矣禮樂飭躬翺翺藝苑則吾身之不陋而地之
脩矣然而猶以爲陋者未之有也夫身之陋而地之
陋也學宮之陋也何患乎況其地則昔日之山川也其
學宮則何君脩之偕之非陋也是在諸生最之
而已矣遂以復於師徒使鑱諸石以詔來者
何愈科甲題名記定環海而邑川岳之形勝稱奇焉
扶輿清淑之氣涵噓互峙孕靈毓秀而賢哲之生於
其間者蘊蓄爲道德彪炳爲文章樹立爲勳業百千年
來蓋屢有聞也皇明啟運列聖不承禮樂教化以經緯
天地不顯人文倣古賓興之制三歲比士而試之爲鄉
舉登籍天府試諸禮闈進對大廷爲進士賢網宏開迄
今益有隆焉夫三五之治必資克宅克俊以熙載采我
國家籲士而布之庶位蓋責之以翊襄至治而康阜一

世之民物侈宏名於不窮與古昔帝王之意豈異乎予
蒞茲邑踰二載策士而較之其文郁郁彬彬盛矣自昔
張侍讀領薦省元以大對魁天下迄今鴻翔鳳舉後先
相望足徵山川之產今昔非殊軌矣乃覈諸掌故其名
姓缺佚弗敘贊宮日圯規制弗宏遂謀諸二三執事一
葺而新之增列外屏復立石於明倫堂之左紀勒國初
以來科甲名第仍虛其下以俟將來於乎貞珉永勒盛
典式彰文獻攸存明徵百代凡我髦士式觀於茲聿懷
仰止而克紹其華躅繼繼而出甯無以道德文章勳業
匹休於前烈而爲邦家之光者乎是益足以增重於山
川而予立石之意不徒然爾矣

何愈歲貢題名記 國家籲登髦俊旣設爲科目復於
士之餽庠校者郡則比歲一貢州縣則越歲一貢致籍
於宗伯而試之引之廷對儲肆成均以待用或銓注博
士以作人制至隆也蓋稽古用人疇咨岳牧省築聘耕
亦多途矣我祖宗宏其師錫爰立卽宅惟稱之求不惟
其格士得名揚於帝廷輪鼎實之腴薦其圭璋特達以
黼黻徽猷流惠澤於民物而名聲垂諸不朽譬之梗楠
杞梓爲材不同而並登於梁棟榱桷規矩準繩爲器不
同咸足以奏工師之巧不其盛歟矧定海奠山海之奧
區擅形勝之偉麗惟士鍾靈淑之氣蘊藉才美以焜燿

於後先甯不如山川之見神物興風雨以利世用者乎
昔我祖宗嘗顯陟貢士於鈞軸之位資其變理寅亮以
興至理聖天子率由舊章而行之今亦豈
鮮其人哉予故勒石而記之以俟諸來者

萬歷二十五年大成殿燬知縣丁鴻陽重脩

府志

余寅記 定海縣脩儒學既竣邑令丁侯肅諸博士及
諸弟子而進之曰禮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余
茲役馮隙斥羨敬庀乃司重以海憲郡牧兩公實充埤
之功比於丕勩願假蘋蘩以徵貺於夫子何如諸博上
合辭而對曰敢不洗疊以從於是諷日率屬酌明水瀝
芬藻馨香磅礴乎廟廷祇告成事焉禮也侯又載肅諸
博士詣講堂而詔之曰今日之奠獻甯與行束脩之意
異乎哉古者崇先聖次則先師漢以周公爲先聖孔子
爲先師至唐孔子稱先聖顏子稱先師吾謂聖稍軒而
夫子東面謂師稍輕而顏子則南面夫黨塾以上莫非
師然烏可與夫子埒也夫與其師顏子也孰與師夫子
乎自韓愈氏疏別周公以上聖而相孔子聖而師爲碩
論胡必衮冕而王之迨我世祖革不經之號還其本利
傳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郁乎哉紀功秦穆而
耀德乎涪明是立隆之極也彼先代跼蹐曷以庶茲諸
博士俯躬而對曰偉哉師說蒙所未哲也顧何以力諸

侯遂昌言曰夫造士莫備於周矣夫子表章之以憲萬
世粲然著在掌故氏是故大規在上弗若則暴園大矩
在下弗若則剗方夫四教疇非吾徒律令哉吾竊慨諸
青衿捐一生以殫於藝文豈不過瘁卒未聞孝高仁稔
忠淵而信沛世已若魯縞雖末弩安所施之濟濟逢掖
徒手一經朝委蛇暮充賦無甯爾作耶逸書曰大道亶
亶去身不遠願諸弟子保厥靈根無終蝕於惛衰世道
幸甚諸博士及諸弟子悚然若深維曹然若競奮順風
而稱曰敢不力諸於是諸博士率諸弟子再拜空首屬
寅記之西京獨數文翁力興髦雋是以迄得司馬相如
鄂不韡矣顧譚者獨謙焉侯所風厲不特以文宜必有
敦允嘉栗如元凱者侯志而敬應已本典曰士樂厥生
務厥宜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章禮奏歌以獻和是
惟明德之師哉於是鑱其事於石以彰侯之宏賜洋洋
與東海並盜已侯名鴻陽曲阿人王辰進士邑博士粵
鄧全性王科楚鄭崇儒於時宜黃歐陽旻來爲丞預於
禮殿之會
得并書

崇禎元年八月文廟爲颶風所摧巡海副使蕭基知縣龔

彝謀改建薛三省考卜面向重建大成殿兩廡戟門

雍正

七年廟成

邱志

案雍正

薛三省記定有學歷宋初迄今數百年凡幾更繕脩而先師殿猶故材崇禎初元八月奄為颶風所摧獨先師神位巋然瓦礫之中生徒匍匐往弔者更易為慶曰往形家言移址易向垂三十年第以殿所從來舊重改作語曰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或夫子意欲更新以開人文乎何天之適逢也乃詣令以改創請而議割商漁之餘稅贖上主者不可曰今軍興方急邑其自為計士若民不得已以履畝請贖上主者又不可曰今功令方嚴若曹其自為計定瘠邑二三搢紳所居不蔽風雨又比歲儉百姓不給饘粥計無所復之則奉主於漂搖之戟門而祀之踰春及秋皆縣叢將事故使觀察蕭公基數因視師謁門下愀然不自甯若其身之中露也時海寇聲方揚公外周脩詰內固綢繆無餘畧而主者聽熒復輕大舉公益拮据調兵食不遑且兵使犒軍資外無他儲計亦無所之會有羣胥作奸者公廉得狀當伏法願以所當罪多寡輸贖凡得白金五百兩有奇因悉以佐資公已倡撫按及郡邑諸公皆屬和或捐助或設助各視其力故役興得無乏學宮規制視昔加宏敞焉學宮肩梓山為艮而面直丙當江南之雙童峯於形家法合乃故殿與門位置稍失次遂并失勝於是徙殿後故

址四十尺損址之東而西益者三十六尺以就艮脈更
殿向正丙收雙童之秀殿三楹增爲五高者十尺增廣
者三十五尺增遂者二十五尺而周翼如故制戟門兩
楹增如殿數移鄉賢名宦於戟門之東西兩廡各增各
千楹而東西址則盈縮以奉殿泮池亦如之西廣櫺星
門址十尺而殺其東引繩正之使如殿向以及遼垣馳
道內露外屏靡不崇斥其徙明倫堂於殿之後徙鄉賢
名宦祠於堂西則尙有待焉方初創時議多異同余謂
慮始實難人謀而疑不若鬼謀之信也請以七月朔決
於著遇同人之二曰同人於宗吝或猶以爲嫌余曰天
火文明之象也同人於宗之意也禮前朝後寢寢者
廟也朝君而宗廟故詩曰君之宗之義莫顯焉客之文
在口上吐詞成章古莫大焉又火七月西流仰觀天時
應莫正焉議於是始決及今落成棟宇巍然巨麗前瞻
後矚耳目改觀蓋從開闢以來地設之勝一旦豁然若
天所創造咸相顧謂著有靈然非吾夫子果有意開我
人文胡能使人交贊若此是不可無記乃以屬余謂
余始終其事能不失端末也余作而歎曰今日於學宮
之興廢而深有感於天人之際也法言曰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余則曰人不天不固無如天何及學宮燬
燬以前卽有移址易向之議人固無如天何及學宮燬
矣舍舊而新是圖此其時矣而上下相諉非蕭公銳意

作新天又無如人何故其燬則天所以開人其興則人
所以成天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士所操具莫如天文所操世莫如明而賁之象
則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此何以稱焉蓋嘗觀於水止水
無文水之文風之所波也顧水惟止也而風行焉然後
散而爲文道惟闇也而德成焉然後章而爲文大之經
緯天地火止於潤色鴻業又次之黼黻華國文明之化所
由成也火止於山文乃賁水止於坎文乃煥道止於闇
文乃明文而過著有道者所不居故觀人文不徒於其
明也又況乎以絺章繪句爲文以科名甲第之盛爲人
文之明如邇所趨其流將安所底止雖復遭時遇主不
足以文明明天下卽國家無從觀變化成之效亦小之乎爲
觀矣諸士今日者倘能察時之變究止之義觀文之化
務盡人以觀天而因以開天使他日稱吾定人文之盛
自今日開學宮始則使者實獲有永譽若徒以今日學
宮之新爲足以兆人文而聽天之自開卽厚徼天幸非
使者所爲屬望諸士至意卽諸士所自期待不當若是
矣是役也始於崇禎己巳之秋八月成於甲戌年之孟
冬月望日凡費金錢二千兩有奇蕭公諱基癸丑進士
江西南和人署縣同知廖鵬舉王子鄉進士閩安溪人
知縣龔彝戊辰進士雲南保山人